



烈士重生

LIESHICHONGSHENG

张光俊 ★ 著

一个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河西马倌，一个铭记在人们心中的抗日英雄。



由马倌成长为军官的冯成杰，曾率领一个连和两百名牧民抗日自卫队的骑兵，奇袭日军的后援基地，解救出了被敌人重兵围困的独立团；曾指挥一个营坚守阵地，与绥东敌酋指挥的七千多敌军血战七天七夜，保住了战略要地红格尔图；曾带领化装成敌军的突击队，迂回混入敌阵，炸瘫了日军固守交通隘口的阵地；战友们抬着被炸得血肉模糊的他归队

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烈士重生 / 张光俊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1. 10
ISBN 978-7-5468-0219-0

I. ①烈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17861号

烈士重生

张光俊 著

责任编辑: 张慧梓

封面设计: 石 璞

版式设计: 石 璞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710 毫米 × 1020 毫米 1/16 印张 24.25 插页 1 字数 430 千

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1 500

ISBN 978-7-5468-0219-0

定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目 录

引 子

第 一 章	烈马闹营	/ 005
第 二 章	特殊处罚	/ 016
第 三 章	神秘人物	/ 030
第 四 章	梦回故乡	/ 039
第 五 章	千里相望	/ 047
第 六 章	护兵生涯	/ 056
第 七 章	首次参战	/ 066
第 八 章	特派代表	/ 078
第 九 章	智擒内鬼	/ 090
第 十 章	奇袭解围	/ 101
第十一章	夫人说战	/ 113
第十二章	宝马救主	/ 122
第十三章	密码事件	/ 130
第十四章	一念之失	/ 142
第十五章	高层斗智	/ 153
第十六章	折敌利器	/ 159
第十七章	挫敌士气	/ 169

第 十 八 章	弹尽之时	/ 180
第 十 九 章	桥头喋血	/ 192
第 二 十 章	梦落病房	/ 204
第二十一章	绝密任务	/ 213
第二十二章	见到伟人	/ 222
第二十三章	并肩作战	/ 233
第二十四章	浪子回头	/ 246
第二十五章	三违军令	/ 260
第二十六章	风云突变	/ 270
第二十七章	信报噩耗	/ 282
第二十八章	珍玉改嫁	/ 287
第二十九章	两地飞鸿	/ 297
第 三 十 章	组织关系	/ 309
第三十一章	回乡许愿	/ 322
第三十二章	修桥风波	/ 332
第三十三章	元帅密令	/ 342
第三十四章	奉命问政	/ 349
第三十五章	两阵交锋	/ 359
第三十六章	峰回路转	/ 365

尾 声

引子

最亲近的人，未必是最了解的人。当我第一次参观乡村教育家李和春纪念馆的时候，我的这个拙见，再次得到了印证。

李和春是我的外祖父。1996年的夏天，父母来电话说，村里的小康居民区建成了，县上为我外祖父兴建的纪念馆快完工了，叫我抽空回来看看。时至初秋，趁着奉命到河西调研国防教育的机会，我回到了故乡饮马县。

本家侄女翠翠开着她的私家小轿车来接站。走进生我养我的将军里村，车子驶上了我熟悉的林荫大道，穿越青石滩上有建材厂、钛白化工厂、啤酒原料加工厂的村办工业园区，看到铺金叠翠、渠林成网的农田，在田里穿梭奔忙的收割机械，我浑身充满了与亲人久别重逢的兴奋，在心里呼唤：“家乡啊，我回来了！”当车子驶进掩隐在绿荫中的居民点，我傻眼了。那些泥墙土房的农家院不见了，宽阔的水泥大道两旁，整齐地排列着一幢幢绿树环抱、各自成院、黄墙红瓦的西式小楼；数百幢三层小楼东西成街，南北成道，组成了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居民区。看到这些，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心里自问：“这是将军里村吗？”若不是听见小楼后面，砖墙围成的院子里传出的鸡鸣猪欢的喧闹，真以为来到了某城市的郊外别墅区。看到乡亲们向往多年的“月月领钱，开车上班，吃穿不愁，家家住楼”的好光景，雏形已就，我为家乡的发展进步感到骄傲。

车子驶进了坐落在第三条主街中段的小广场。石材方砖铺地的广场上，建有假山、喷泉，装着高架灯和健身器。我无暇顾及这些，我的目光被矗立在广场北侧的那座老式民居吸引去了。那座青砖包墙，有门楼、照壁的老式民居，掩隐在繁花绿树之中，既自成风景，又和四周的新式小楼相映成趣。它是我家几代人居住过的老宅子，是我外祖父留下的遗产之一。我知道，它现在已经被改造成纪念馆了。我在心里感叹，把老式民居辟为纪念馆，既保护了有保存价值的传统建



徒步来到阔别三载的老宅子门口，院门上方悬起了一块木制横匾，匾上刻着“乡村教育家李和春纪念馆”十一个行书字。我正在欣赏这出自书法名家王培龙之手、点撇竖捺都颇见功力书法艺术，听见有人粗声大气地喊道：“是冯月新吗？你个臭小子，老子总算把你等来了！”一位身穿夹克衫、挺着将军肚、有些秃顶的老伯，咋咋呼呼地从院子里走来了。只听话音就知道，他是我伯父的老战友成大壮。离休前曾担任过县人大常委会的主任，如今是给我外祖父筹建纪念馆的总负责人。我赶忙迎上来，向他敬了个军礼：“成伯伯，您可好啊？”

“他们早就退休了，还开什么会呀？”

“哦。”

古老的四合院里，屋脊高高隆起、屋檐形成回廊的古典式房屋，都被修葺一新，黄色的瓦、白色的墙、红色的立柱、紫檀色的门窗，在娇艳的阳光映射下，闪烁着鲜活清新的光亮，使人难以置信置身其中的是一座有百年历史老宅院。

北屋里还在叮叮当当地布展。已经初步布置好的展室，都敞着门户。看过几个展室，我看到了许多我未曾见过的实物、照片和文字资料。其中有我外祖父当年为办学校变卖家产留下的契约存根，有我外祖父写下的教学经验总结和《发展乡村教育之我见》的理论专著。使我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外祖父捐出家资，兴办学校的事情，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也使我对《展览前言》中给予我外祖父的评价，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升华。他老人家生前确实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

书先生，也是一个心系桑梓、爱国敬业、学富五车的学者。

走进介绍外祖父办学成果的第六展室，我的目光从那些成功学子的大幅彩色照片上扫过，挂在展室北墙上的一块大匾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块约有二点五平方米的长方形大匾，我与它也是首次谋面。紫红色的匾面上，用阴刻法刻着书法极为精妙、字体大小不等的几行字。右面一行竖写的小字是“献给抗战烈士冯成杰先生之亲属”；正中有“精忠报国”四个横书大字，左面的两行小字分别是“饮马县全体民众敬献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”。看到这些，我立即觉得一头雾水：冯成杰不就是我伯父吗？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几十年前就成了烈士了？

《说明词》还没贴出来。我想找成伯伯问问清楚，便来到了庄子后面的小公园。这个我小时候常来玩耍、曾经几度荒芜过的园子，是我外祖父的祖父修建的，如今也已被修葺一新，又重显出它别有洞天的风采。绕过玫瑰环抱、刻着“静思园”几个字的假山，一片如诗如画的人造风景呈现在我的面前。假山背后，清风拂柳，亭台屹立，花繁鸟鸣，鱼跃池中。园子正中，那条石板铺就的直道两边，花妍枝红处蜂飞蝶舞，凉亭飞檐上风铃叮咚。一溪清水由北向南潺潺流来，穿过一座座小桥，绕过凉亭和百花争艳的花坛，汨汨欢唱着奔向园中望水解渴的花草树木。园子深处，松翠竹嫩，槐香榆青，曲径幽幽，芳草茵茵。空旷处鸽群觅食，燕群翻飞；树稠处喜鹊喳喳，红雀啾啾。虽不是工余时间，园子里仍有不少人在乘凉休闲。门球场、棋桌旁，许多大伯大叔正在争雄博弈；雨廊下，树荫处，一帮大娘、大嫂坐在那里做针线聊天，儿孙们，有的在膝前戏喜欢闹，有的在花间水边追蝴蝶逐蜻蜓。鸟儿们的歌声，孩子们的欢笑，汇成了一曲富有时代感的田园乐章。

观棋的成伯伯看见我迎了过来，把我领进一座凉亭坐下，征求我对纪念馆布展方面的意见。我说：“怎么布置展览，我是外行，提不出什么意见。看过展览，倒有不少疑问，很想问问清楚。首先，我想知道，我外祖父的学生中有几个叫冯成杰的？”

“就一个，就是你伯父。”前人大主任的回答很肯定。

我又问：“那个冯成杰不是已经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了吗？可我伯父现在还活着呀！是烈士起死回生了呢？还是把有关的人、相关的事搞错了呢？”

听完我的发问，成伯伯呵呵一笑说：“这个问题，用一两句话给你说不清楚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一切都没有搞错。你伯父冯成杰确实曾经当过‘烈士’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妈本来是你伯父冯成杰的媳妇，可后来却成了你爹冯成英的妻



子，这也是事实。回家问你爹你妈，问你伯父去，把你家的那些事搞清楚了，所有的事情就都清楚了。”

我越发觉得自己被推进了九里云雾。我的伯父、父母，他们的人生中，究竟还有多少我不了解的经历呢？这也难怪，我成长的那个年代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余悸还在，人们对于许多人和事，都讳莫如深，加上我19岁就参军离开了亲人，没人给我系统的讲说过我们家那不算光荣的家世，所以对还活着的长辈们的人生经历，还缺乏必要的了解。我需要补上这一课。

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带着“伯父怎么成了烈士”这个问题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，不仅弄清我家的许多事，还得到了不少值得与世人共享的历史资料，谨录于后。



“熊包，站起来！”随着喝令声，余大伟抡起的棍子又朝王希富脊背抽下来了。冯成杰“唰”地摆过木枪，横在王希富的头顶上，落下来的棍子撞在木枪上，啪嚓一声，断成了两截。

冯成杰持枪立正：“报告营长，他动作不对，你不说清指明，就是打死他，他还是不会！”

“长官，我在跟你讲理！”冯成杰抬手攥住了余大伟扬起的手腕。他从十二三岁起，每到寒暑假就到牧马场去帮伯父放马，高中毕业后还当过一年专业马倌，这期间，他不仅跟着伯父学了几手驯服烈马的绝活，也跟着伙伴们练过几路对付盗马贼的棍术拳脚，不怕一般人跟他动粗。

“这是军队，士兵除了服从命令，没资格跟长官讲理！今天，老子要教你记住这一点！”余大伟松开了冯成杰的衣领，顺势抡起巴掌，使足力气扇向冯成杰的脸。冯成杰“唰”地把教练枪移到面前，余大伟扇过来的巴掌，重重地碰在了木枪上，他哎呀叫了一声，扔掉半截棍子，就地弯腰跳脚，用手吸气。

余大伟发现碰上刺头儿了，面前的这个看上去眉目清秀、不怎么强壮的新兵，还真不是个好捏软柿子。在甩手跳脚的当儿，他想好了一个既能使自己就坡下驴，又能整治一下这个桀骜不驯的新兵蛋子的主意。他直起腰看了看红肿的手掌，指着冯成杰的鼻子吼道：“你能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能！不怕你调皮捣蛋，就怕你受不了单个教练。你俩过来，把他给我拉到教练台上去！”

“我自己会走！”冯成杰甩开老兵，跟着他们走出了队列。
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
“是！小子，有本事就跟老子比比拼刺刀！杀！”操着陇东口音的韩干三杀声即出，手里的教练枪就朝冯成杰的胸口刺来了。

冯成杰闪身急躲，挥动教练枪挡开刺过来的枪头，接连躲开老兵三个突刺，他抱拳打拱：“老哥，您还没教会我拼刺刀呢！”

韩干三收住枪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有啥本事，你就往出使吧！”

“斗胆相问，有啥讲究？万一伤着了您咋办？”

“哈哈！”韩干三不理这些武行礼数，仰天大笑，“癞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！想伤老子？可惜你妈把你生迟了！”

“得罪了！”冯成杰把教练枪当打狼棍，摆好了应战架势。

一对一的较量正式开始。老兵高喊着杀，教练枪对准冯成杰的面目和胸膛不停地猛刺，步步进逼。冯成杰舞起木枪，左挑右扫，上拨下拦，拨打着老兵刺过来的枪头，步步后退。所有的新兵都屏气敛声地替冯成杰捏着一把汗。

两个兵一进一退，在土台子上转圈，即将转回到台子中间的时候，冯成杰脚步稍微一停，抡枪转身，拨开韩干三刺向他心窝的木枪，跳到了老兵的右侧，抡起的木枪劈了下去，随着“哐”的一声闷响，韩干三的木枪“哐当”落在了地上，冯成杰顺势把弹回来枪头点向对方的肩胛，韩干三“哎呀”叫了一声，捂着肩膀，龇牙咧嘴地蹲在了台子上。

台下的新兵们都长吁了一口气。

“多谢赐教，得罪了！”冯成杰打过拱，抬脚就往台下走。

“站住！”余大伟跳上台子拦住了冯成杰，“能打过一个人，不算真本事。正式比赛还在后头。上！”

余大伟一挥手，有三个教官提着木枪跳上了土台子。

冯成杰把三个端着木枪的教官扫了一眼，心里说，一对三的局面咱经过，没啥了不起！打拱后又行了个鞠躬礼：“各位长官，请多多指教！”

“别穷客气啦，有啥本事你尽管往出使吧！”一个教官说。

新一轮的较量开始了，三个教官从三个方向冯成杰发起了攻击。冯成杰舞动教练枪，不停地抡扫劈挑，逼得三个教官绕着他转圈。

台上，木枪碰木枪，乒乒乓乓；台下，人心向人心，新兵们都暗暗的给冯成杰加油鼓劲。

冯成杰舞动着木枪，引着三个教官逐渐移到了台子的右后角，他抡木枪速度突然放慢，三支木枪同时朝他猛刺过来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冯成杰木枪撑地，身子腾空跃起，一个车轮大转，跳出了合围圈。就在三支木枪撞在一起，发出的乒乒



“好！好！”台下的新兵们跳跃欢呼。

“这是正规枪吗？你教会我正规拼刺了吗？”冯成杰提起木枪拍了拍，扛在肩上，不以为然地朝台下走。

冯成杰停下脚步，回头一看，见被他打倒在地的那几个教官也在拾木枪。心里说，他们要来个群狼围一虎？那就来吧！习武的人有讲究，不管面对多么强大对手，都要敢于出手，只要不输精气神，就是败了，也不丢人。他把正在向他围拢过来的几个对手扫了一眼，掂起木枪，摆好应战架势。

“不准欺负新兵！不准欺负新兵！”来自饮马县的七八个新兵，呼呼啦啦地跳上了土台子。领头的是那个被大家喊作方铜匠的中年人，紧随其后的是成大壮和拉着一条瘸腿的王希富，还有全新兵营年龄最小的壮丁吴大宝。方铜匠冲着余大伟操着四川口音喊道：“格老子，几个教官整一个新兵，有这么欺负人的吗？要干，我们就来个新兵对教官，伙对伙的干！”

“你们想造反吗？把他们给我捆起来！”余大伟指着方铜匠他们，朝几个教官挥手。

接着有人喊道：“刘参谋长到！”

一位胖乎乎的中年军官，在几个副官和卫兵的陪伴下，向土台子走来了。新兵们为他们闪开了一条道。

余大伟跳下台子迎到跟前，立正敬礼：“报告参谋长，新兵营正在进行刺杀训练！”

胖乎乎的师参谋长刘恒夫，斜睨了余大伟一眼，绕过他朝前走来，登上了土台子。

站在台子上几个教官，只敬礼没敢说话。冯成杰和他的同乡们持枪呆立着。刘参谋长把那几个军官狠狠地瞪了一眼：“你们几位真行啊，可给独立师军官们长脸了！”然后，面对台下讲道，“弟兄们，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我都听说了，看到了。动手打人，是封建军阀的作风，是无能的表现。大家知道，在当今中国，最强大的军队，是官兵奋斗目标一致，实行官兵民权平等的军队。我们是国民革命军，要想实现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共同奋斗目标，就必须在军内废除长官随意打骂士兵的封建制度，实行官兵民权平等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！这就是我们即将颁行新军规的核心内容。现在，我代表师部宣布新军规中的一条重要规定：在军事训练中，任何人不得以士兵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做由头，任意殴打、辱骂士兵。这个规定从现在起执行！并有营长负责，传达给所有的军官和老兵。”

“是！”军官们全部敬礼应声。

刘参谋长接着说：“不知者不为过。今天，违反了这条新军规的人，可以不做追究。今后，谁再敢以身试法，就让军棍跟他说话。可是，有人挑起了以挟私报复为目的持械比武，违反了禁止挑动内部械斗的有关规定。参与比武的官兵，听命胁迫者可以暂不问责，但主谋者不能不作追究。按照相关规定，营长余大伟记大过一次，罚饷三个月，还要做出深刻检讨，以观后效。余大伟，明天早晨，你必须把检讨书给我送到师部来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士兵有理可以讲，不该目无纪律，扰乱训练秩序。自己走上这个台子的士兵，负有带头扰乱训练秩序的责任，罚他们到伙房帮灶三天，落下的军训内容，要利用休息时间加班补上。都听清楚了吗？”

“听清楚了！”官兵们全体应声。

新兵们都长吁了一口气。

古堡里又响起了喊杀声。

二

第二天早晨，青南县城北的郊区，少尉军官屈云和两个实枪荷弹的士兵，带着八个挑着菜担子的新兵，离开了一个乡村小集镇，沿着一条蜿蜒的田间大路向县城走来。大路西面是有农舍和连片农田的村落，东面是长满酸枣刺、茭茭草的荒原。成大壮、王希富、方铜匠都走在队列中。冯成杰也在其中。本来受罚帮灶



行进途中，陇东老兵韩干三，背着枪走过来和冯成杰搭讪：“兄弟，你武艺不错，跟谁学的？”

“哦，看来你们那地方会武艺的人还真不少。咱甘肃自古就有个说法：‘河东出相，河西出将；东来不比棋，西去不比武。’看来这话说得一点不错。”

“你会打枪吗？”

“你用的是啥枪？是那种从枪口装药填弹的老火枪吧？”

“会打炮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我会，打炮比打枪难学多了。”

“停下，原地休息！”带队的屈云挥手发令，新兵们就地放下了担子。少尉拔出手枪，对两个背枪的老兵说，“走，打黄羊去！敲下几只，送给师部的长官们尝尝鲜！”

“是！”

屈云和两个老兵跑过去，趴在一道土坎上，朝百米开外的黄羊群，乒乒乓乓的开了枪。受惊的黄羊，四散逃窜，但是，却没有一只黄羊掉队或者倒下。

“臭，啥枪法嘛！把枪给我！”冯成杰走到韩干三跟前，从他手里接过枪，调了一下标尺，直立着端起枪，枪托贴近面腮，他就扣动扳机，随着枪响，一只黄羊跳了几下，倒在了地上。他稀里哗啦，退掉弹壳，把第二发子弹推上了膛，端起枪不到两秒钟，又射出了第二发子弹，又一只黄羊当即栽倒在河滩上。趴在土坎上的韩干三看呆了，喃喃自语：“我的神神哎，这就是你说的，适合骑马作战的‘捋杆子’枪法？”

“好！好！打得好！”屈云喊叫着回过头，看见一个新兵提着枪，顿时，大惊

失色，跳起来朝冯成杰吼道，“混蛋，谁叫你随便动枪的？你不知道吗？新兵未经允许，不能私自动用武器，你又违犯营规，我要报告营长给你再加处分！”

弹仓里没子弹了。冯成杰看了一眼像被狂风卷着似的逃远了黄羊群，摇了摇头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新兵在军营外面也不能动枪吗？营规上没说呀！”他把枪还给韩干三，走过来坐在横担在菜筐上的扁担上，

韩干三说：“屈事务长，两只黄羊都是人家打下的。你下令打黄羊的时候，可没说不让新兵动枪呀！要受处分，也是你先领罚。依我看……”

屈事务长吼道：“胡扯！我也没说让新兵动枪呀，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。”

冯成杰说：“你去报告吧，大不了再多挑几天菜担子。”

屈事务长冷笑道：“哼，没那么便宜！受处罚期间又违犯营规，军棍和禁闭室都等着你呢！”

冯成杰见韩干三向他摇手，没再吱声。

屈云挥手喊道：“快去把黄羊抬过来！”

两个老兵带着几个新兵，把两只猎获的黄羊抬到大路上。那个干过屠夫的老兵，把刺刀当屠刀，三下五除二，剥掉羊皮，扒掉了内脏，把羊肉卸成了几十块，装进菜筐，上面盖上了萝卜白菜，队伍继续向县城进发。

三

几缕阳光挤出云缝，射进了青南城外绿叶初发杨树林，照着露宿在树林里又熬过一夜的那些从察哈尔逃来的难民。挑着蔬菜担子的军人，在县城北面的大路上露面了，一群身穿破衣烂衫的孩子，从逃难的人群里跑出来，等候在大路旁。当军人们挑着担子从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他们都显得非常失望。因为担子里只有蔫巴巴的萝卜白菜，没有他们渴望得到的粮食。

军人们挑着菜担子，朝那座传出人喊马叫的小方城走来，走进了北大门。

古堡里，南操场上，一队队新兵正在练队列、练刺杀。北操场上，木栅栏围成的驯马场上，驯马队的官兵们正在试骑、调驯马匹。十几个军官站在驯马场外看热闹。冯成杰看见那位被军官们群星捧月般的围在中间的高个子长官，觉得有些眼熟，前走了几步，看清了他的脸面，不禁有些吃惊。那不就是他的同班同学祁玉龙的二叔祁存哲吗？听说他在冯玉祥手下吃粮当兵，是个大官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他。

“师长来了！”屈云指着站在驯马场边的军官们，对挑着担子的新兵们说，



士兵们松开笼头，那马疯跑起来，边跑边尥蹶子。祁师长紧勒嚼口，挥鞭抽打。

人们有些吃惊，都不敢出声。

祁师长始终稳坐在马鞍上。那马也许是无计可施了，也许是暴劲儿使完了，折腾了一阵就不再尥蹶子了，绕着围栏狂跑了几圈，速度逐渐减慢，服从了骑手的驾驭。

祁师长抖动缰绳，让银鬃马按照他的意志，时而急飞狂奔，时而匀速驰骋。绕圈子，走直线，不大功夫就把银鬃马折腾的大汗淋漓，直喘粗气，听见一声吁，便收住步履，在原地踏蹄摆头。

祁师长离鞍下马，虎队长赶过来接过缰绳：“这马不错吧？”

祁师长不屑一顾地皱了一下鼻子：“一般。跳兔子，没长力。‘外膘驹，一张皮，中看不中骑’，说的就是这种马。还有比这更好的马吗？”

虎队长挠头说：“有倒是有的，不过……”

“少啰唆，有就牵出来！”

虎队长说：“有匹杂交种的铁雪马还可以。只是烈性子还没磨下来。昨天，它拽断笼头脱了缰，使坏了三根套马杆，也没给它逮住。后来，用大绳把它扯倒，才给它重新带上笼头。等……”

“等什么？快牵出来让我见识见识。”

“那——好吧！”

银鬃马被牵回了马厩。过了不久，虎队长领着一群士兵，又牵着一匹长腿细脖的杂毛马，朝驯马场走来了。五六个强壮的士兵在前头扯缰拽嚼，十几个士兵扯着一条粗麻绳跟在后头。那马毛色虽亮，但不耀眼；白鼻梁上有几个黑点，铁锈色的鬃毛中，夹杂着许多白色鬃毛，身上还点缀着许多白色的斑点，好像一尊生了锈的铁马，身上披了一层薄霜，还留着了几点残雪；这匹马的体型也有些特别，拱脖钩头前胯宽，后腹紧收四腿长。样子很像画上画的千里驹。

铁雪马警觉地环视四周，不踢不叫，不冲不撞，用一种傲视一切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一切，似乎在寻找发威的时机。

“好马！好马！”军官们连连称赞。

“嗯，看外表还说得过去！”祁师长也点了点头。

走到围马栏跟前，铁雪马突然前刨后踢的狂嘶暴跳起来。按照虎长贵的指令，几个士兵扯着缰绳朝前拉，跟在后面的士兵们，把大绳裹在它的尾巴根部，十几个人拔河似地向前拽，费了好大劲，才把它拖进了围马栏。备鞍子的时候，意外又发生了。当马鞍触到脊背的瞬间，铁雪马又怒嘶着扬起蹄子，前刨后踢，把后拦木踢的咔嚓作响，屁股挨了几鞭后，它又怒嘶着扬起前蹄，向前冲去，企